

[老照片]

收回威海卫

□董峰

[旧时光]

行囊里的《大刀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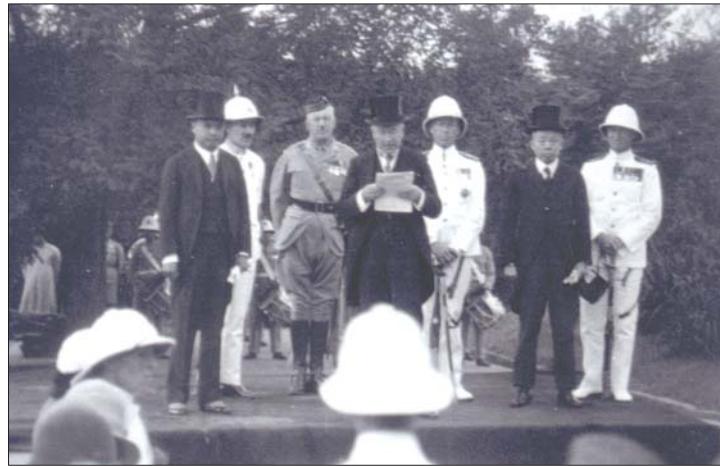
□草包

[千年古县]

范仲淹与长山

□张永红

1904年，日俄战争在东北地区爆发，日本战胜俄国接管旅顺后，清政府按照《租威海卫专条》中“租期应按照俄国驻守旅顺之期相同”的规定，于1906年向英国驻华公使提出归还威海卫。英国以旅顺虽然另易其主，但仍在外国控制之中为由，拒不归还威海卫。



照片由威海市档案局提供

1918年11月，由于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加了协约国一方而成为战胜国，这为中国废除与列强间的不平等条约带来了新的希望。1919年1月，北洋政府派代表团参加了巴黎和会，向和会提出的归还租借地、废除势力范围等正义要求均遭到了无理拒

绝。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彻底失败引发了波及全国的五四爱国运动，迫使北洋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这期间，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独秀、蔡和森等在党中央创办的第一份公开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上先后发表了《英帝国主义者所谓退回威海卫》、《山东人民为威海交涉之奋斗》、《不要忘了山东问题》、《可骇可惊的交还威海卫条件》、《国人还不急起抵制英国亡我的侵略吗？》等战斗檄文，鲜明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反帝、维护主权的严正立场。

随着北伐战争的迅速进展，工农运动普遍高涨。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对外交涉中比以往历届政府拥有更大的权威，列强在华特权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为形势所迫，1930年英国与国民政府就威海卫问题重启谈判，2月13日双方重新拟定的《中英交收威海卫专约》和《协定》草

约，议定将威海卫及刘公岛与威海港内之群岛于10月1日交还中国，刘公岛仍由英国续租10年。9月15日，英国殖民部正式通知威海卫行政长官庄士敦按计划将威海卫归还中国。

1930年10月1日，由接收威海卫专员王家桢、特派员徐祖善等国民政府官员组成的接收代表团率领300名海军陆战队员分乘海琛、镇海两舰由青岛抵达威海卫。上午10时45分，中英双方在威海卫行政公署举行接收典礼。11时45分，威海卫最后一任英方行政长官庄士敦乘船离威，结束了英国对威海卫32年的殖民统治，威海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1930年10月1日，庄士敦在威海卫归还仪式上宣读归还条约（见左图），此外参加仪式的还有外交部次长王家桢（左一）、英国首席驻威领事阿切尔、威尼斯上校、远东舰队司令威斯特上将、威海行政区管理公署专员徐祖善（右二）。

作为“60后”，“文革”算是记忆里最深最深的烙印了。刚记事的时候，学校停课闹革命，正在上初中和高中的4个姐姐，一夜之间从家里消失，跟着老师到外地串联去了。万幸的是，几个月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的4个姐姐，毫发无伤地又回到家中。

只是见过世面的她们，不再是以前腼腆得连说话都脸红的农村姑娘了，个个像打了鸡血，整天把家里吵得天昏地暗。好在，这段日子并不长，爷爷是地主，尽管解放前他就率领着几个儿女去了大连，但留在村里替他照顾老爷爷的父亲，却成了他的替罪羊，成为村里人揪斗的对象。先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把我们家的山墙贴得密密麻麻，接着，我们家就被抄了。

少年的记忆，满是悲伤。上小学时，是父亲被揪斗最厉害的日子。作为“地主崽子”，我连走路都不敢抬头。小学同桌是村贫协主任的女儿，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她把对旧社会的恨，全部洒在我的身上，在课桌上划道杠，课桌的一大半便归她了。两个桌洞，她也占为己有。上课时，我只能侧着身子，把书包挂在凳子角上。下课后，除了上厕所，我几乎不敢出

教室的门。一出去，一帮男生就会把我围住，用身子把我顶来顶去，直到把我顶哭为止。开始，我会哭着回家告诉母亲。母亲给我擦泪，自己也偷偷哭。哭完了，再把我送回学校。后来，我慢慢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学会了忍受，只要打得不是很痛，我就不会哭。

这种日子，一直持续到小学三年级。三年级下学期，班里转来一名新生，叫国帅。国帅父亲是公社新来的派出所所长。国帅长得高高大大，他见班里的学生整天拿我取乐，就出面制止，甚至动手打了一个不听他话的学生。国帅的举动立竿见影，班里的学生自此没人敢在国帅面前欺负我了，连贫协主任的女儿也偷偷把课桌上的杠杠擦掉，桌洞还给了我。

国帅的出现，改变了我的命运，也让我变成了国帅的影子。早饭后，我匆匆去国帅家，等他吃完饭一块上学。下课后，国帅去哪儿，连上厕所都得跟着。放学后，我先跟国帅去他家，玩到天黑再背着书包回家。

有天，放学路上，国帅无意间说下象棋好玩，我赶紧领他去找孟季。孟季是村里象棋下得最好的人，也是村里唯一有象棋的人。在孟季指

导下，国帅棋艺长进很快，没多久，就有超过孟季的趋势。孟季有些急了，把象棋藏起来，不教国帅下了。国帅正在兴头上，回家嚷着要买象棋，被他爹揍了一顿，一连几天打不起精神。我安慰国帅，说咱们秋天可以到南河滩去撸棉槐籽，听说那东西能卖钱。国帅连声说好！等到秋天，我俩天天拿着棉布袋子到南河滩撸棉槐籽。一个秋天，撸了好几麻袋。我俩把棉槐籽晾干后，让我父亲用推车送到公社土产店，过磅一称，卖了四块多钱。用这四块多钱，我俩不仅买了一盘崭新的象棋，还用余下的钱买了郭澄清刚出版的长篇小说《大刀记》。

上初中后，学校大部分时间都在勤工俭学，基本不怎么上课。国帅书包里，天天背着一盘象棋，还有他从孟季家偷来的棋谱。我书包里，则是看了无数遍的《大刀记》。我俩经常一块逃学，到南河滩的树荫下，国帅专心推研他的棋谱，我则躺在松软的沙滩上聚精会神看《大刀记》。到了初三，国帅的象棋已相当厉害，代表学校参加过县里的比赛。《大刀记》也在我少年的心灵深处播下了文学的种子。

初中毕业后，国帅要随他父亲到县城一中读书。搬家那天，他特

地把象棋送到我家，要我以后学习下棋。我把《大刀记》找出来送他，要他以后多看书，不要整天下棋。国帅不要，说他不喜欢看书，高中毕业准备当兵。他问我还想当兵？我苦笑着摇摇头，他似乎明白了什么。临走时，我又把象棋塞到国帅手里，刚想说什么，鼻子一酸，哭了。国帅倒没那么伤感，他大概知道我为什么哭，拿着象棋，一跳地走了。

1979年，国家发布冬季征兵命令时，宣布取消家庭出身。也就是说，我这个出身不好的人，也可以应征入伍了。我没敢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自己偷偷报了名，并顺利通过了政审和体检。当兵临走那天，我把《大刀记》从家里带到县城，打算送给国帅保管，免得我走后家里人把我心爱的宝贝当废纸卖了。国帅已顶替父亲当了警察，那天正好去外地出差，我只好把《大刀记》塞到部队刚发的包里，偷偷带到了部队，这也是我当兵从家里带到部队的唯一一件东西。以后的日子，尽管工作岗位经历了无数次变化，但《大刀记》却始终没有离开我的身边。在我内心深处，《大刀记》早已不是一本普通的小说了，而是自己少年时代伤感记忆的一个见证。

第一村”之称的商业重镇周村，直到1950年和张店合并成立张周市之前，一直归长山县管辖，是当时长山县名气最大的乡镇。

长山县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80年前，我省抗战史上三大武装起义之一的黑铁山起义就发生在这里。1937年底，在中共党员姚仲明、廖容标领导下，时任长山中学校长的马耀南率领学生，来到位于县域东部的黑铁山脚下的太平庄（今属淄博市张店区卫固镇），发动了著名的黑铁山起义，打响了鲁中抗日的第一枪，从此，抗日烽火迅速燃遍齐鲁大地。1939年7月，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司令员的马耀南在牛王庄突围战中壮烈牺牲。为纪念马耀南烈士，1943年长山县改名为耀南县。后再经调整，1956年3月，在全省行政区划大调整中，长山县建制被撤销，其辖区分别划归邹平县、周村区和张店区等地。

在当年范仲淹寄宿就读的醴泉寺景区新建的范公祠大门两侧，镌刻着一副对联：“宰相出山中，划粥埋金，二十年长白栖身，看齐右乡贤，依然是苏州谱系；秀才任天下，先忧后乐，三百载翰卿著绩，问济南名士，有谁继江左风流。”这既是对范仲淹经历和政绩的高度概括，更道出了他与长山县的一世情缘。



范公祠

在邹平县城和东面的长山镇之间，有一个叫礼参店的村庄。初来此地的外地人往往会对村子的名称感到好奇，当地的老人会娓娓道来，向客人讲起范仲淹和村庄的一段往事。

北宋一代名相、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以勤政爱民、为官清廉和名篇《岳阳楼记》闻名于世。虽然不是山东人，但他人生的三分之一时间是在山东度过的，他的青少年时代与一个已经消失的千年古县——长山县结下了不解之缘。

范仲淹出生于江苏苏州的吴县，自幼身世坎坷。两岁时生父去世，母亲贫困无依，无奈改嫁给山东籍的小官朱文瀚。4岁时，范仲淹随继父回到故乡——山东长山县的河南村（今邹平县长山镇范公

村），并改名为朱说。此后，他在长山生活了20年，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青少年时代。

范仲淹自幼很有志气，读书非常用功。长大成人后，他常去家乡附近长白山麓的醴泉寺拜师学艺，跟随僧人一起晨昏诵读。当时，他的生活极其艰苦，每天只煮一碗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拌着切成碎末的咸菜，早晚各食两块，吃完继续读书，成语“划粥割齑”的典故即来源于此。在长山生活了近20年后，范仲淹长大成人。23岁那年，他告别家乡，外出求学。他先来到位于睢阳（今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求学，三年后参加科举考试，一举中榜，考中进士，开始了为国为民、以天下为己任的仕途生涯。后经奏请朝廷批准，恢复范姓，更名